

►好书推介

《我给记忆命名》

作者:席慕容



从年少时得到的一本日记本开始,席慕容就养成了以书写来整理自己的生活甚至生命的习惯。在这本回顾之书里,席慕容打开岁月珍藏的宝篋,诚挚地与读者分享她的记忆图册。其中有她在绘画本业上的困惑与拼搏,对诗的痴迷与信仰,以及对原乡的思念与牵挂。我们可以说这是一本回顾之书,也可以说这是一本成长之书。

此刻骑着脚踏车天真烂漫的小女孩,知不知道故乡正在以云岚掩拥的幽微和秀媚逐时逐刻地在她幼小的心怀中累积着形貌?她将来要怎么长大?怎么去爱汉字编织出来的汉文化的教育?他日回首,要如何看待自己的家园?自己的故乡?

《共和国的童年纪事》

作者:高洪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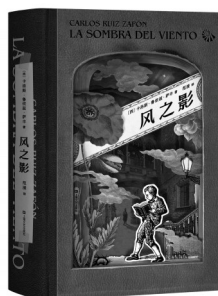
这本书是孩子们熟知的金波、张之路、曹文轩等文学大咖、和初展文学风采的年轻作者共同抒写的“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主题故事。

有母亲怀里的童谣、戏剧舞台的趣事、错落有致的藏式楼房……有“小升初”的作文题目、自己做的“矿石收音机”、神秘的礼物……还有香甜的蛋糕、乒乓球拍、三好学生奖状、哥哥的分数、广场的鸽群、00后的高考……

作品充满了作家们对童年的不舍与怀想,对故乡的感恩与挚爱,对成长的回顾与思考,对未来的憧憬与展望!大作家、小作者非凡童年里的点点滴滴,像一粒粒纯净闪光的珍珠,串起共和国70年的美好变迁。

《风之影》

作者:[西]卡洛斯·鲁依兹·萨丰



1945年,巴塞罗那,西班牙内战的阴影尚未散去。

城中错综的街道小巷里,隐藏着一座巨大且神秘的藏书馆——遗忘书之墓。据说被世人遗忘的书籍,终将回归此处。小男孩达尼尔在这里发现一本名为《风之影》的小说,从此打开了一段往来于回忆与现实、天堂与地狱的忧伤往事。

《写给年轻人的中国智慧》：
半小时读懂孔孟老庄

统、一种文化、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所蕴藏的经验、智慧和启示,穿越历史和时间一直延伸到现在,对当下发生着影响和作用,我们可以用它来化解心灵的危机,解释当下的生存困境,救赎迷惘的灵魂,拯救萎缩的生命。

尤其是对于在心理上、文化上与传统疏离的年青一代来说,通过接触中国智慧文化,可以拉近他们与传统的心理上和文化上的距离,使之从年轻时代起,在道德

人格、人生观、价值观、公理、良知培养阶段便浸润和振奋在中国文化精神之中。

中国智慧已经滋养了数千年中国人,现在很多年轻人却不爱读、不爱看,以为“过时”了,要“抛弃”了。其实,并不是中国智慧对现当代没有价值了,而往往是图书的内容过于艰涩,不符合当下的阅读习惯。

在这套书中,王蒙打破四大经典千年不变的全文阅读模式,打破了对“孔孟老庄”常用的沿袭原文的解读方式,而是从与现代社会关系密切的学习、工作、交际、修养、情感等角度切入,让高大上的先哲学问,真正融入当代人的生活,让“古为今用”不再是一句口号。

这套书以“极简”的理念,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的讲述方式、贴近当代社会生活的话题引导、能引发全世界读者共情的情感诉求,以及对当代人的生活有实用价值的内容,将王蒙对“孔孟老庄”的理解融汇其中。

王蒙非常欣赏“极简”这个理念,他说:“中国的经典必须简化,而且这是这些经典对应的圣贤的追求。为什么要简化呢?因为中国的这些经典的作者,这些圣贤,他们不是追求做学者,更不是追求做专家。所以,我们的经典天然追求的是,用最简约的语言来表达人生最深刻的道理,要表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只有极简,才能够最好地传达中国智慧、中国经典的精神。”

《作文课》：不要先入为主地以篇幅字数、好词好句、
作文规范等规则限制孩子的创造力

小学生如何写好作文?好作文到底长什么样?这大概是诸多孩子和家长们共同关注的话题。近日出版的《作文课》,是知名作家蒋方舟的妈妈尚爱兰总结30年教学经验,专为7—12岁孩子撰写的作文指导书。

据出版方介绍,这本书直击小学生作文的痛点、难点,用丰富的真实教学案例揭开作文的真相,提供针对小学生作文的“综合解决方案”。

作者尚爱兰曾在小学、初中、高中担任语文教师,常年致力于青少年写作研究及教育。曾在知名报刊开设专栏,并出版小说《永不原谅》,散文集《数字美人》《蒋方舟的作文革命》等。

每个孩子都有语言表达的潜力,家长与老师应珍视每个孩子不同的潜能和才华,保护他们稚嫩的写作冲动,鼓励孩子自发阅读与想象,而不要先入为主地以篇幅字数、好词好句、作文规范等规则限制孩子的创造力。错过了童年,就再难写出童年的故事。培养写作能力,是给了孩子们一种记录生活、记录人生的途径。

言及新书的创作,尚爱兰说:“在我的这本书中,有三个样本:“文文”“依依”“铭铭”。文文是男孩,有一定的阅读积累,思维活跃,他的发现对老师也有不少启发;依依是女孩,喜欢唯美的故事,写的东西比较细腻轻柔;铭铭也是男孩,在作文方面没有太多准备,基本上是带着空白的大脑来的……当然这种空白是假性的,只要被唤醒,他也很能写嘛!”

“如此设置样本,可能会引得一些人不满:凭什么女孩的文风就要细腻,要温柔?但我实在不能兼顾更多,比如还要照顾一下性别平衡什么的。虽然样本只有三个人,但他们是我教过的所有学生的集合……这本书中,我们的师生对话,全部都不是我编造的、虚拟的、假想的,而都是

教学过程中真实的对话实录。”

“为什么样本是三个小学生?而不是兼顾一下高中生或初中生?其实,我的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都在和高中生、初中生打交道。他们对作文的诉求不一样,家长的诉求甚至更直接,比如:在作文上不要花太多精力,看看有什么便捷、简单、有效的办法,直接拿高分(他们这样想,也不是他们的问题)。我一己之力改变不了什么,只能尽量满足学生和家这种多拿分、拿高分的诉求。”

“我的职业生涯,终结在小学生这里。我更乐于辅导小学生写作文,在小小范围里,营造了作文的伊甸园:一起看了比较多的动画短片,可以用电脑或手机查资料。写作文前,学生大多要谈谈自身的经历,能结合自身经历里头找作文素材最好;找不到的话,同学们互相启发一下,借鉴一下影视或书本里的素材,也不会被斥为抄袭。”

“我教学的一半时间是让孩子们写课本



后面的命题作文,比如‘我的妈妈’‘我的小制作’之类;还有一半时间,是写我自己设计的专题,比如‘写写动画脚本’‘写写想象中的生物’‘写写一瞬间’……素材是我自己搜集的,教案是我自己写的,基本上我愿意怎么搞都可以。没有人指手画脚说我搞得不对——反正所有人教作文,都是盲人摸象,而我是公认摸得比较好的那个。

“请个大作家教作文,不会比我教得更好。作家经常不知深浅,多半的情形是高估了学生,可能会提‘一定要写出自己的独特想法’‘一定要写出自己的独特风格’‘一定要写出自己的独特创意’,要么就笼统地鼓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作家站在职业的高点,以为下面的人一经指点,再把把劲一跳,也能跳上去。问题是,那个高点并不是孩子们写作文时的追求,作文不以培养作家为目的。”

在尚爱兰看来,语文老师循循善诱,但很多老师自己并不写作。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指导出优秀的学生写作者。但老师自己多多少少写一写再来教,还是不太一样。自己走过思维的多个分叉点,评价作文的标准不会太单一,知道哪些地方是可以谅解的。

“作家和语文老师,我刚好两者都沾一点。好处是我提出的都是实用的、可操作的、不僵化的方法,一些经验都是我多年积累所得,并不断复制、不断完善,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另外我不会带偏,小孩子尽管和作家有差距,但写作的基本原理还是一致的。”

“我特别希望作文也有什么公式定律,我盲人摸象,认真摸了三十多年,肯定能摸出几条来。可惜的是,作文不是科学技术,永远就是这么保持着雾里看花、水中捞月的状态。”